

作家论

从纪实到虚构

——试谈作家李七修的文学创新路

王永福

一

翻开5月份的《胶东文学》，目录上映入笔者眼帘的，是“文学烟台”栏目李七修的中篇小说《戏瘾》。作品生动地刻画了以张阳腾为代表的话剧团演员的演艺生涯、心路历程和人生追求。作品围绕演艺界的人际关系，矛盾冲突展开故事情节，折射那个时期胶东半岛的社会生活和现实矛盾冲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矛盾，给读者以深刻启示。

作品中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与作家想象的生活的结合体。七修的作品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他是牟平区顺正里人，参加工作后进入演艺界，在烟台话剧团工作多年。可以说，他是在胶东半岛这片热土和演艺界成长起来的本土作家。因此，他的作品题材和作品风格都富有胶东地域色彩和生活习性，作品人物言谈举止都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给笔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作品中每个人物的语言，有着浓浓的胶东味，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胶东半岛的社会面貌和世态人情。尤其作品大量运用胶东的方言土语，彰显了胶东人的生活习性和浓浓的乡土味，富有贴近性。

在《戏瘾》中，每个出场人物都操着地道的胶东话，俯拾即是：像我接到话剧团录取通知书那天，“俺爹到坟上又磕头又烧香，念念有词地唠叨着：‘李家祖坟冒青烟了，孩子终于吃上公家饭，不再在农村打牛腩了’”；作品写到一个智障者时，村里人都说，她是“掀锅掀早了——有点生”，就是彪的意思。还有“也许是命中注定八尺难求一丈，天生就是捧泥饭碗的命”……都是地地道道的胶东方言土语，饱含着地域生活情趣，读来亲切自然。

二

一个时期以来，七修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他处于虚构作品的爆发期，接连不断有不同题材的小说见诸全国各级文学期刊，如天女散花，令人目不暇接。自1979年以来，他先后在《中国青年报》《延安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山东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令人喜而收之！

回望李七修的文学创作历程，短篇小说《七饼》是他的处女作，一炮而红，向读者展

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作品风格，让人刮目相看。笔者作为七修的新闻同行和老乡，应朋友之托，为其处女作撰写过评论文章。

《七饼》发表后，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篇作品，时任烟台群众艺术馆馆长的烟台男高音歌唱家姜兴才同志打电话给我，郑重地说：“王总，有个事想麻烦你。”我一听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我已退休在家，女儿还曾在兴才馆长手下工作过，何谈麻烦我？出乎意料的是，姜馆长托我为七修的作品写评论文字。他读过作品后，感到小说写得不好，一时又说不清作品好在哪里，于是便想到我这位平时好舞文弄墨写点文学评论的老朋友。

我迅速找来发表在《胶东文学》上的《七饼》，认真读过这篇小说后，认为作品适时地反映了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农民的生活状态，揭示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这部分群众一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成为过渡期新型市民的精神状态，富有典型意义。有感而发，我迅速写了《七饼》的现实意义和作品的艺术风格的评论，《烟台晚报》以一个版的篇幅刊发了这篇文学评论。

回望李七修的文学创作之路，《七饼》是他写虚构作品的开端和处女作。从此以后，我同七修成为文友，亲如兄弟，是他发表作品后的第一读者，先睹为快，也时不时地为他的作品写点评价文字。

虚构作品《七饼》问世后，七修没有一鼓作气写下去，而是调转船头，转向报告文学的写作，在纪实类文章的创作中大有斩获。

七修发表于1981年的《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是他报告文学开山之作，凸显了他写这方面的才华，曾引起轰动，也引起争议，有人叫好，有人提出质疑。当时，笔者正在烟台地委报道组带领几个小弟兄埋头写新闻稿，没有关注这件事。后来我找来这篇报告文学认真拜读过，认为这是一篇写得非常成功的纪实文学，争议就在于对报告文学“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一原则的理解上。我认为，《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是李七修由新闻报道转向报告文学写作的成功实践，为他后来投身报告文学写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隔不久，七修就在

报告文学写作方面大展手脚，发表了一系列优秀之作，彰显了他这方面的才华。

《为了失去父母的孩子》发表在中国权威报告文学杂志《时代报告》上，笔者关于这篇作品的评论文字《一曲奉献的母爱之歌》，也搭顺风船登在了同期《时代报告》上，沾了大光。自此以后，李七修一鼓作气，接连在《时代报告》上推出了报告文学《遗物是金》《一个人的GDP》，分别写全国纪检好干部李德沂、写文化名人安家正，均大获好评！

三

回顾李七修的文学创作之路，他一直涉足纪实与虚构两个领域，一个时期侧重纪实，一个时期又转向虚构作品。近一个时期，他又在开拓新领域，小说创作与影视作品双管齐下，同一生活题材先后分别写成小说和影视两种体裁，充分发挥了他长期从事舞台艺术、长期担任话剧演员、富有舞台经验的优势。在影视创作方面，他先后在《中国作家》影视版发表电影文学剧本《地上地下》《舞台》。七修两副担子一肩挑，合二为一，打破常规，走自己的路，而且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为之点赞！

归根结底，生活永远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实践出真知，源于生活，从写纪实类作品起步，然后从纪实到虚构，这就是李七修的文学创新之路。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西班牙伟大作品《堂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在回顾自己的创作体会时，有一句话富有启发性。他说：“你只需要做到一点：描写的时候模仿真实，模仿得愈真切，作品就愈好。”“尽你的才力，把要讲的话讲出来，把自己的思想表达清楚，不乱不涩。”以模仿求真实，是塞氏的创作主张，虽然有自然主义的局限性，但也富有启发性。

无疑，真人真事是作家创作的依托。作家在生活原型的基础上和虚构之间反复权衡，不拘泥于生活原型而进行大胆的形象创作。作家一旦进入激动亢奋的创作状态，人物生活场面乃至艺术细节，就会涌向笔端，妙笔生花。

脚踏实地，从纪实到虚构，这就是李七修的文学创新路！

创作谈

压垮骆驼的不是稻草

李七修

浮生若梦，白驹过隙，我参加工作至今已是“金禧之年”。

1975年我考入了广仁路24号烟台地区话剧团，成了话剧团的第一批学员，那一年我19岁。

20世纪70年代，全国知识青年响应号召，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吃商品粮的双职工子女由县知青办统一分配到农村，并带着户口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农村户口的子女直接回本大队当农民。

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社会上也没有什么招工。考上话剧团就算是正式就业了，所以对话剧团招生，地区文办（主要分管全区的文化、教育、卫生）规定很严格。首先是对家庭出身、社会关系要求严格，业务方面也做了硬性规定：男演员要工农兵，形象要浓眉大眼，普通话要标准，身高必须在1米75以上，女演员身高要在1米65以上。

当时烟台地区管辖范围东至威海、西至即墨，经过面试、初试和复试三轮选拔，符合条件的学员只有8名。

招生的情况反映到地区文办后，领导研究决定适当放宽条件，我才有幸地成了话剧团的第一批学员，因为我的身高刚到1米70。

当时能进话剧团工作是很令人羡慕的，我也成了同学和朋友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春节休假回家，没啥事我也要在这平县城的大街上慢慢逛逛，碰到熟人和同学主动和人家打招呼。有的人只见过一面，根本都忘了我是谁，我也主动介绍自己并握手问候。天啊，年轻人的虚荣心太可怕啦。

喜悦的心情没过多久，团里下了个通知，双职工子女可马上办理户口关系，成为正式学员；农村户口的学员要考验半年后才能转正，在这半年中如果表现不好，退回农村。

话剧团是大集体单位，招进来的学员都是工人身份。作家矫健老师是从上海回到乳山的回乡知识青年，写了一篇中篇小说《火红的拖拉机》，调到话剧团担任编剧。后来，领导要调他到地区文学创作室搞专业创作，但因为他是工人身份没调成。恢复高考后，矫健老师考进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

我当时并没弄清单位的性质和个人身份，只求在这半年考验期中好好表现，及早转成正式学员。

半年后，真有三名农村户口的学员被退回农村，其中就有逢小威，他政审没过关。现在，逢小威已是中国著名的人

物肖像摄影专家，荣获2023年度摄影奥斯卡终身成就奖，2024年度中国十佳摄影师，超过2000幅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国家大剧院、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奥林匹克塔、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 and 机构收藏。

20世纪80年代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中国各个领域。我经历了话剧团的鼎盛，也看到了话剧团改为艺术团、歌舞团到现在的歌舞剧院，往事如烟，物是人非，广仁路24号话剧团旧址还在，从那里走出来的人已各奔东西。

现在看，话剧团是藏龙卧虎、人才济济的地方。

曾在话剧团担任舞台美术队长的杨松林老师，现在是中国油画界的泰斗，曾任山东大学（威海）分院院长，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等职务。

演员于联华是山东省歌舞剧院的台柱子，曾担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

演员王永泉在电视剧《父母爱情》《闯关东》《温州一家人》《钢铁年代》等20多部有影响的电视剧担任执行导演，尤其是在《琅琊榜》中扮演悬镜司首席夏江一角，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王火老师担任过众多电视剧的美术指导，其中电视剧《伪装者》获得亚洲影视设计一等奖。

演员吴昔果除在张艺谋、姜文、吴宇森等著名导演拍摄的电影中担任执行导演外，还根据多年做执行导演工作的体会和经验，写出了《怎样做好一名副导演》一书，成了全国大专院校影视专业学生的教材。

笔者因身高、形象等原因，在舞台上没演过有名有姓的角色，属于观众从来没有看清脸的龙套演员。1983年在山东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媳妇们的心事》中担任男二号的于传江，也算是满足了曾是“话剧演员”的虚荣心，后因写报告文学《一个中国农村姑娘在美国》，参加了团里两部剧本的创作，1983年被调到文化局艺术科帮助工作。之所以不能正式调入，也因为自己是工人身份，直到1990年才正式调入烟台电视台。

《戏瘾》中的人和事是我经历和熟悉的生活，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人生如戏。在舞台上表演全靠演技，在生活中做事全靠人品。我坚信人在做，天在看，稻草压不垮骆驼，压垮骆驼的一定不是稻草。